



位于朱舜水纪念馆的崇孝祠外景(方其军 摄)

崇孝祠：舜水的梦园

古迹

方其军

余姚的四位先贤里，朱舜水走得最远。印象中的严子陵，在富春江钓鱼；王阳明纵横华夏，在江西的一条江上陨落，最终归葬故土（余姚旧属绍兴府）；黄梨洲最近，在陆埠化安山的龙虎草堂写着千古文章，然后在近旁自掘生圻。真正背井离乡的，就是朱舜水了。那些年月，清军入关，朱舜水四处乞师相抗，然大明终究大势已去，在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时，朱舜水也就断了念头。不愿在清朝做遗民，而在日本当了“移民”。

不妨设身处地感受朱舜水的心境，有家难回、流落异国，壮志未酬、身无分文，何况，当时的日本“三四十年不留一人”。朱舜水起初在日本并不受优待，如不是一位学生的鼎力相助，恐怕很快就被驱逐或饥寒而亡。可以想象，一个人处于远离故土的困境中，对家乡山河的挂念会有多么深沉。朱舜水的“舜水”二字，正因家乡的姚江也称舜水而取，以示对家乡的怀想与铭记。我相信，在某一个深夜，朱舜水可能动过回家的念头，但当晨曦沾染窗棂，他的目光依然坚毅。

朱舜水或许不知，在他切齿痛恨的清朝，他的同宗同族依然活得不错。的确，无论风雨，生活将继续。朱舜水是姚江一本堂朱氏“老三房”支的八世孙。在他故去后的许多年，时至清末，“老三房”的后人在龙泉山南麓、姚江之畔建了一座宗祠，名为“崇孝祠”。朱舜水有灵，也许会渡海沿江，在月影婆娑间，轻轻推开崇孝祠的扉门。万籁俱寂，唯有“吱呀”一声，就是永恒。

我时常经过北滨江路，也时常上龙泉山休闲，但对于近旁的崇孝祠，我总不敢轻易踏入。尽管，那里现在已更多地被称为“朱舜水纪念馆”，是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场所，但我的敬畏之心仍旧束缚着我的脚步。假如带着俗世的尘嚣突兀闯入，恐怕会惊扰了在那里习惯宁静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。然而，在黄昏将至的某一天，姚江上倒映着彩霞，一只白鹭轻盈地自江面翩飞，又落在江岸的樟树枝丫上。白鹭的巢穴不会筑在这里，但白鹭需要暂停与休憩。就像朱舜水的客居远方。我的心弦在那一刻被拨动，突然觉得，该是时候去端详近在咫尺的崇孝祠了。

那光景，恐怕已过开放时间。

我尝试着推了推门，门是虚掩的。我轻手轻脚步入头门，哦，四下无人，周遭阒静。门外数米之遥，是车水马龙。门内一步之后，就是百年前的胜境。青砖黑瓦、树荫蓊郁，偶尔几声清亮鸟鸣，像是在提醒我，无论世界怎么变化，有些事物是恒定的，比如，鸟儿的歌喉，仁者义士的担当，人与故土的血肉相连。比如，崇孝祠中的“孝”字。

崇孝祠坐北朝南，依山势而建。厅分为两层五开间楼房，正门前高悬“崇孝祠”匾额。穿过门厅，可见较陡的石阶，往上便是第二进正厅，抬头即见“胜国宾师”四字巨匾。据说这里原是祭祖的正堂，现辟为朱舜水先生事迹陈列，展示诸多文献资料，包括朱舜水在余姚与日本两地的遗迹图录，日本友人回赠的相关图像、墨迹、书籍等文物。后厅原称为“奉先楼”，相传是“老三房”后人供奉祖先的所在。舜水先生，可曾归来？

我的朋友朱炯是姚江朱氏后人，虽非“老三房”支系，但对姚江朱姓多有钻研。我与他聊及崇孝祠，他抄给我一段文字：“据家谱和《余姚县志·列传》记载：朱宗耀号龙岩，以孝著，方积雪，父思食笋，宗耀越四十里，至冠冕山，刨冰雪得之。父患恶疾，宗耀求能者治之，不愈；祈之神，又不愈。乃割股煎汤以进，父未下咽，双目醒然，曰：吾适见老人馈吾药，果谁为者。遂痊愈。”

崇孝祠的祠名，点明“孝”对于姚江朱氏应是精神要义。龙岩的事迹在社会上广泛传扬，更成为家族中“孝子”的榜样。推及朱舜水，他对家国之忠烈，其实是一种大孝。在日本传授中华之文明，也是一种大孝。想当年王朝更替，在朱舜水的千愁百结里，估计是担心过中华文明会因此而断层。如此，当受聘水户侯德川光国被尊为“国师”，他倾其所有向日本子弟传道授业，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为回报“知遇”，更是要为故土旧国尽上“大孝”。

我在崇孝祠徘徊良久，天光将暗，身影渐淡，但另一种明亮始终不灭。凝望舜水先生的画像，其人格之伟岸、行事之磊落，日月昭昭啊。我抚触崇孝祠的墙体，感受得到支撑的力量。中华的精神大厦里，某些根本的要素永远是不可或缺或缺的支柱。其实，任何一个人，不管走得远近，只要秉持某些可贵的品质，他一定离祖先很近，离万家灯火很近，离“人之为”人很近，很近……

惜字炉和惜字社

老照片

桑金伟

我儿时求读的三山小学，早年是三北地区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久、质量最好的小学。我在校时似乎已不见了惜字炉，但每个班级都有一支竹制的字纸篓，值日的同学每天要把字纸倒到规定的地方。字纸，是指有字迹的废纸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如今“字纸”的概念也没有了，只是统称“垃圾”。

说到字纸篓，不能不提到字纸炉。字纸炉是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炉子。旧时各地建有形式各异的字纸炉，有宝塔型、亭阁型、楼屋型等。其名称则更多，如：惜字炉、化字炉、焚纸炉、惜字塔、文风塔、敬字亭、圣迹亭、敬圣亭、文笔亭、惜字楼、焚字库等不一而足。为简洁起见，下文通称惜字炉。

不少惜字炉口子两侧还寓意着深厚的对联，或敬重或寄寓或劝化，它让惜字炉散发着浓浓的文气。据载，成都西来古镇文峰塔下建有焚字库，上刻“惜字宫”三字，旁有联曰：“废墨收经史，遗文著汉唐”；广东徐闻锦囊

所城敬字亭有“为惜残篇归净土，先焚断简赴清流”的对联；余姚河姆渡镇罗江村的刘家祠堂东侧有字纸弄，因弄室内有字纸炉而得名，炉边题有“毋弃六书片纸，只因一字千金”等句……精彩的联语还有很多，如“字纸成丹桂，炉烟结祥云”“一炉纸化氤氲气，万古人存爱护心”“文运宏开，过化存神”“鸟喙笔锋光射斗，龙潭墨浪锦成文”“自古能知化丙者，于今便是识丁人”“敬昭物则彝伦叙，字启文明世运新”等。可惜，岁月沧桑，惜字炉大多已被拆毁，即便偶尔幸存于世，也因现代人对它陌生，失去了本来的用途。

多年来，笔者外出时总是留意着惜字炉。我先后在江西抚州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、陕西韩城市党家村、安徽泾县查济村、浙江景宁县大漈乡、浙江上虞区曹娥街道孝女庙村5地，共拍到了5个惜字炉。金溪竹桥村的惜字炉建在大门后；韩城市党家村的惜字炉建在墙角边；泾县查济村的炉在宗祠外；景宁大漈的叫字纸库，刻有“藏古今学术，聚天地精华”的对联。其中坐落在曹娥江畔、曹娥庙边上女庙村的惜字炉最为原汁原味。就在上个月，住在百官的老同学邀我去拍摄正

在拆迁的孝女庙村老村落，我有幸与其邂逅。这个用青砖雕砌的楼屋型惜字炉，建筑精美，保存尚好，远远望去如同照壁。对联与横批都是砖雕，虽有风化，但字迹清晰可辨——“文在炉中化，气由鼎上升”，为行书五字联，横批是“文光”。
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现悉，年前来自上海历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已察看此惜字炉，我想动迁时开发商应该会手下留情的。

汉字是中华文明与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，人们历来用惊天地、泣鬼神来形容仓颉造字之伟大。惜字炉起源于敬惜字纸的古老民俗，表现了民间对文字的敬重。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得到的告诫是：凡写了字的纸，不得乱丢，不得包物抹桌等，更不能践踏在脚下。焚后的纸灰要埋入土中或倾倒入江海之中。老人还警示我们：“踩字纸将来会变成瞎子。”所以，我们从小就对字纸持有敬畏之心。

一般认为，敬惜字纸的民俗从唐代开始，至明清大盛，民国以后逐渐衰弱，到19世纪50年代末就基本消失了。据说，清初惜字之风还流传到日本、东南亚等地。

除了设置惜字炉外，一些地

方还成立了惜字社、敬字会、文昌会等惜字社团。据说在老天津，这种社团较多，知名的有广文社、崇文社、兴文社、郁文社、拾遗社等。

惜字社收字纸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雇人到大街小巷找回字纸；另一种是把民众送来的字纸，收集到一处，集中焚化。有的惜字社还为单位和个人送去字纸篓。也有筹钱集资，印制宣传崇文敬字的小册子发给大家的。

据说，逢农历三月初三，旧时天津民间更有敬惜字纸的活动。这一天，津沽文人学子身穿盛装，沐浴着明媚的春光，齐聚老城西北角文昌宫、杨柳青文昌阁等场所，惜字社将集中收存的字纸放入惜字炉焚化。接着学子们抬着装满纸灰的箱子，在礼乐伴奏下结队沿街而行，最后将灰撒入附近的河水中。这一礼仪俗称“送字灰”或“送字纸”，以示重文敬字。

当今造纸业和印刷术如此发达，各种字纸来得极为方便，去得也十分随意。街头巷尾，字纸无处不在，在舟车上、公园里，以报纸铺坐处的也很常见，各种小广告纸到处乱贴乱发，又随即丢弃……浪费的是用木材换来的纸，糟蹋的是自古敬重的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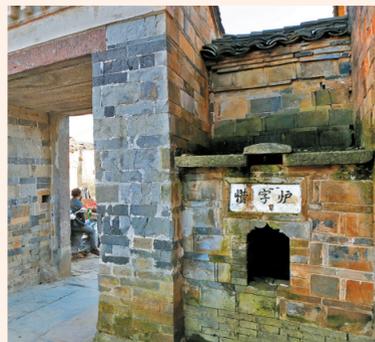
浙江上虞区曹娥街道孝女庙村惜字炉口的对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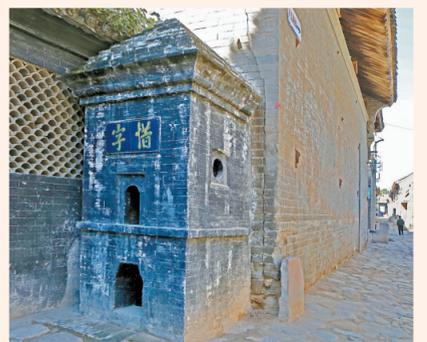
安徽泾县查济村的惜字炉



浙江景宁县大漈乡的惜字炉



江西抚州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的惜字炉



陕西韩城市党家村的惜字炉 (桑金伟 摄)

甬城绘



逸仙楼

中山公园内清代建筑逸仙楼(尊经阁)是省级文保单位，它和孙中山先生还有些渊源。这座占地面积161.28平方米的建筑，最早为原府学内文昌阁原物，由宁绍台道台充实藏书，开设了崇实书院，后改为宁波府教育会。1916年8月22日，孙中山先生在后乐园参加宁波各界公宴，在这里和在场人士合影留念。1927年建设中山公园时，这里用作宁波市立图书馆。中山公园扩建后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，这里更名为“逸仙楼”。

(丁安 绘)

竹米和红刺根

回味

黄志昌

竹子会开花长出米来，知道的人恐怕不多。我说的竹子既不是粗大的毛竹，也不是光滑苗条的龙须竹，而是不起眼的细小的青卷竹。青卷竹大多长在潮湿的溪沟边，竹竿只有筷子那么粗，长也不过一二米，一丛一丛的。可它的竹叶阔而长，可以作为青箬来包粽子。这种小杂竹据说60年才开花、结米一次，结米之后，竹子就自然枯死。

青卷竹的米粒细而瘦长，比一般的米粒略小。它长在竹叶枝

条间，上上下下、密密麻麻的。夏天的米粒是嫩绿色的，到了秋季，当人们采摘的时候，颜色呈枯黄色。采摘时，左手捏住枝条，右手顺着枝条一拖拉，米粒落在手掌之中，放到盛器里即可。山上的竹米很多，可是当时为度饥荒采摘的人更多，人们只得满山满坡地寻找、采摘，一天最多也就收获几公斤。拿到家里趁着太阳好，晒干，用双手搓去壳，弄干净后再放到石磨里反复“牵”磨，然后用筛子筛一遍，最后做成年糕、麦果，蒸煮后食用。竹米的米粒白净，不同于其他野食，吃起来细腻、柔滑、可口，只不过有点淡淡的青草味儿。

竹米鲜为人知，而红刺根却是家喻户晓。这红刺根叶子圆

圆，枝条绿绿的，长满小刺，藏在柴丛中，很难找到，必须弯着身子钻进去才能发现。从泥土中挖出来的红刺根形似生姜，只是比生姜大了许多，一盘一盘的，里面有充足的淀粉。刺根在土里扎得很深很深，要用力才能整盘地掘起，劳作者汗流浹背是极平常的事。人们白天挖红刺根，一担担地挑回家；晚上用砍竹刀将其斩成小块、小片，家家户户都这样。斩红刺根的“笃笃”声此起彼伏，打破了山村之夜的宁静。

下雨天，上山挖掘有困难，就在家忙活。人们把小片的红刺根捣碎，再放到石磨里“牵”，要一次又一次反复地磨，磨出的粉再用大小筛子筛过，方可和点

水揉搓成粉团，最后做成姜红色的糕点，放在锅里蒸着吃。这东西没有竹米好吃，又苦又涩，很难下咽，只能填饱肚子而已。吃多了，连大便都有困难。20世纪60年代，宁波一带的大小饭店里常有“红刺根年糕”作为辅助粮搭配供应给大家，品尝者肯定不少。

现如今，老百姓不再用红刺根充饥了，而竹米也早已消失。竹米、红刺根这类野食品曾经作为我们的辅食，在当今的年轻人看来，也许就是《天方夜谭》式的故事。不管怎样，粮食永远是宝中之宝，任何情况下，都要以节约为荣，不可大手大脚。要时刻记住“国以粮为首，民以食为天”这句话。